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百世文库

[英] 约翰·帕克尔 著

梁鸿鹰
魏荣瑄 译
陈兆阳

THE KILLING FACTORY

杀人工厂

内政部人口统计

1945年



杀人工厂

☆☆☆☆☆

百世文库

杀 人 工 厂

生 化 武 器 超 级 机 密

[英] 约翰·帕克尔 著

梁鸿鹰

魏荣璿 译

陈兆阳

施用勤 校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文简体字版 © 1998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由台湾大苹果股份有限公司代理

Copyright © 1996 by John Parker,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Smith Gryphon Publisher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 Mori Agency, Inc.

杀人工厂

生化武器超级机密

[英]约翰·帕克尔 著

梁鸿鹰 魏荣琰 陈兆阳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 字数:238千字 插图:16

1998年4月第一版 1998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7-204-04070-8/K·297 定价:19.60元

译者前言

众所周知,核武器与生化武器是当今人类面临的巨大威胁。随着世界和平进程的推进,我们相信人类终将消灭这些由人类自己创造出来并用于毁灭自身的弗兰肯斯坦式的巨魔。为使人类铭记过去的惨痛教训、共同营造和平美好的未来,重温和反思历史十分必要。由于各国生化武器研制、运用和扩散长期处于极端保密的状态,了解生化武器的秘密非常困难,以至于我们对90年代在海湾上演的人类遭受生化武器戕害惨剧仍不知其详。这太不应该。我们翻译出来的这本书或多或少可以弥补这种遗憾。

本书是在翔实的第一手资料基础上写成的有关化学和生物武器及生化战争的全景式纪实作品。作者约翰·帕克尔(Jon Parker)是英国资深记者和畅销书作家,曾任英国报馆编辑,从事过多次重大事件调查工作,由于本世纪60年代在《生活》杂志发表揭露黑手党的专文而声名大振。迄今为止他已出版16部得到广泛认可和热烈反响的作品。本书是他的最新作品。

《杀人工厂:生化武器超级内幕》1996年由英国伦敦史密斯·格里芬出版公司(Smith Gryphon Publishers)出版。作者不顾

译者前言

危险和艰辛,广泛搜集包括英国波顿化学和生物研究基地以及其他国家具有世界声誉的生化武器研究中心的材料,从成千上万文档和第一手资料中进行耙梳和甄别,终于完成了这部详尽反映生化武器发展、演变、战场运用和灾难性后果全貌的作品。

该书令人信服地描述了国际社会竞相“探索”最具杀伤力的生化武器及其防御性制剂和用品的历程:伦敦、纽约地铁中进行的大规模细菌实验;波顿用人充当试验对象;日军 731 部队在华惨绝人寰的细菌试验;以各种冠冕堂皇的名义持续对成千上万动物进行令人发指的实验,等等。本书还揭示了一个更令人震惊的事实:正是由于英美等西方国家源源不断地向萨达姆·侯赛因提供生化武器原料,才使多国部队在海湾屡次面临窘境。作者还通过大量调查使人们看到,由于英美士兵服用了大量抵御伊拉克生化武器的多种混合药物,从而导致士兵本人及其家属的灾难性后果的发生。

作者更将笔触投向国际社会对生化武器开发、研制的热诚,读来让人不寒而栗。作者指出,仅美国就有 3000 名高级科学家专门从事生化武器项目的研究,全球有 20 多个国家拥有庞大的生化武器储备,卡扎菲的利比亚的全新“杀人工厂”每年可生产 2500 吨芥子气和神经毒气。英国的波顿生化武器研究基地甚至在 1996 年还完成了一项投资 350 万英镑的新型毒气室工程,据称它的目的是为了防御,它将专门用于在动物和试验人身上试验下一代神经毒气及其他致命毒剂。1996 年英国军方隆重庆祝波顿基地建立 80 周年,这个由军界扶植、政界维护和谍报

杀人工厂

界保护的世界生化武器研究中心今天仍在为自己的成就自豪……这又是多么惊心动魄的事实!

本书翻译分工如下,魏荣瑄译鸣谢~9章,梁鸿鹰译10~14章,陈兆阳译15~17章,《各章说明》由魏荣瑄、梁鸿鹰译,全书由梁红鹰统稿。本书广泛涉及化学、生物及军事方面的专门知识,使本书的翻译工作有相当的难度,我们虽尽可能忠实移译原著,错误疏漏仍在所难免,敬请读者和行家不吝赐教。

梁鸿鹰

1997年11月15日,北京

致 谢

本书中提到的许多人士和其他愿隐其名的人士,不吝时间和精力接受访谈,并提供了不少宝贵资料,作者谨表谢忱和敬意。我还要特别感谢波顿志愿者协会(PDVA)奠基人迈克尔·罗切(Michael Roche)先生以及愿为本书撰写接受访谈和复述其经历的协会会员,还要感谢 PDVA 代表,利·戴公司伦敦律师事务所的艾伦·凯尔(Alan Care)先生和海湾战争退伍兵律师团负责人,曼彻斯特唐公司的希拉里·麦瑞迪斯(Hilary Meredith)女士。作者还要感谢克尤国家档案署百忙中予以作者查询和迅速借取有关档案的长时间指导,感谢国家档案署 Crown 版权部惠允复印有关文件的章节。对参议院管理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的领导人唐纳德·里格尔(Donald Riegle)参议员深致谢意,特别要感谢他的首席调查员詹姆斯·图特(James Tuite)先生的努力和协助,两位先生的报告对本书的写作起了无可估量的作用。此外,作者对英国和美国凡慨然惠允引述其资料的个人和机构,一并表示感谢,这些资料列于书末的章节说明和文献中。

致 谢

图片来源:封面由美联社提供;书中插图由美联社、亚得力丛书社、德国图片社、伦敦国家档案署、《每日镜报》提供,另外还有巴黎的杰司·汉森(Jayce Hanson)、德里克·胡森(Derek Hudson)合拍的照片。

序 幕

当安装于沙特阿拉伯沙漠多国部队帐篷城里的数千台化学探测器和警报系统发出报警的响声,指示部队迅速穿上防护服时,经常可以听到人们在大喊:“毒气。这是毒气……四级。四级。不是演习,再重复一遍,不是演习。”参加沙漠风暴行动的多国部队密集的士兵处于神经极端紧张的边缘。他们的防护上服装有汗袋,除眼球上药外他们还注射、服用了 13 种形形色色的疫苗和药片,此刻呼吸着受到严重污染的空气,这些污染物包括沙、尘土、飞机燃料、杀虫剂、喷雾剂和穿甲弹的钠残留物。

人们所预料的萨达姆·侯赛因的化学闪电战肯定不可避免。据一位海湾战争指挥官回忆,人们对化学战的恐惧已超过对枪炮的呼啸声和萨达姆飞毛腿导弹炮火的恐惧。芥子气、光气、神经毒气、炭疽杆菌、霍乱杆菌、淋巴腺鼠疫菌,……这些人为的致命化学和生物武器的基本成分都是战前由西方运到伊拉克的,可能都已装在飞毛腿导弹弹头上。人们一直在谈论着这一话题,做了足够的应急准备,情绪日趋紧张。1991 年 1 月 19 日,萨达姆为了回击多国部队对巴格达的狂轰滥炸,发射了飞毛腿导弹。每枚导弹发射的间隔时间为 20 分钟,其间对空气进行检

测。警报声响起，人们狂叫：“四级，四级！”部队戴上防毒面具，撤下防护服按钮，寻找掩体。有时在掩体中一次竟待了8个小时之久。

萨达姆·侯赛因在1988年对本国库尔德同胞施放了化学武器，杀死7000余人。人们对此记忆犹新，更何况人们本来就对生化武器(CB)的残酷杀伤力倍感恐惧。因此，经历过这种恐怖事件的人认为，生化武器比常规武器可怕得多。

多国部队不必担心。这里没有毒气。也没有任何杀人微生物装在萨达姆的导弹弹头上，从被轰炸的伊拉克生化武器工厂刮来的风中也没有有毒物质飘落。至少，据英国和美国国防部所写的关于海湾战争的正式报告称，情况就是如此。英美反复强调，“在战场上根本没有发现化学和生物制剂。”但是很多人持有不同看法。

美国1165宪兵中队上士戴尔·格拉沃(Dale Glover)写过一个报告，引述了一位负责记载突发事件的高级官员的随军日记：“1月20日凌晨3:30，我被巨大的声响惊醒，营部军士宣布，我们已受到化学武器攻击。我出去检查M43化学信号探测器，发现图象显示在闪烁。我知道这种警示信号的出现可能有多种原因，诸如声浪、杀虫剂以及车辆排出的大量废气等。营部军士和我自己用标准的陆军256A1探测系统进行了测定，在神经毒剂测试区测到一个阳性浅红色亮点，这位军士将它定为四级。浅红色亮点持续了4个小时。”

理查德·特恩布尔(Richard Turnbull)是驻沙特阿拉伯达

兰的英国皇家空军下士。他说：“我在核、生物小分队，负责建造掩体并训练他人使用防护服和设备，这些设备包括步兵高级神经行为探测器(NAIAD)和化学毒剂监测器(CAM)。1月20日下午8点左右发生了飞毛腿导弹袭击，导弹落在机场，NAIAD和CAM迅速发出化学警示信号。我们进入高度警戒状态，都戴上防毒面具，穿上防护服。我们大约有数千人。随后，我们又被告知不必担心，他们说警报是由于未燃汽油从飞机卸下所致。但是，我们都知道，飞机上根本就没装燃料。那晚，还有两次飞毛腿导弹袭击，一次是在阿朱贝尔，另一次在塔布克。三个小队都响起警报。那晚法国和捷克分队都检测到神经毒剂塔崩和沙林等化学毒剂。我可以非常肯定地说，它们已对我造成损伤。”

哈罗德·杰罗姆·爱德华兹(Harold Jerome Edwards)是美国国防化兵军士，负责指挥驻扎在阿卜杜尔·阿齐兹国王海军航空站的海军机动建筑大队24空军支队的核、生物与化学武器小队。他说：“1月20日晚，在伊拉克飞毛腿导弹袭击之后，我用M256探测器对化学毒剂进行了三次测试，其中两次对化学起泡剂呈阳性结果。在帐篷之间的取样呈阴性。我将这一情况报告交给了小队长。小队成员汤姆·穆斯(Tom Muse)腕部起泡。最后，上级命令解除警报。”

来自佐治亚州哥伦布的弗雷德·威洛比(Fred Willoughby)当时在海军机动建筑大队服役。他说：“大约凌晨3点，我正在帐篷间闲逛，突然听到一声持续的爆炸巨响。稍后警报响起，于是我进去戴上防毒面具。等我走出来，人们大叫着：‘四级！不

是演习。’瞬间，我的嘴唇和脸部都感到麻木，像被牙医注射麻药后的感觉。我在掩体呆了一个多小时。我出来后，官员告诉大家，刚才听到的只不过是一声巨响。第二天，小队被告知，不许谈论此事；同时，小队的防护装备全部被收走更换。”

罗伊·莫罗(Roy Morrow)是亚拉巴马州凤凰城人，当时服役于驻扎在阿卜杜尔·阿齐兹国王体育场的空军支队。他说：“在 3 点到 3 点半之间，我听到两次爆炸声。我在掩体里呆了 25 到 30 分钟，直到警报解除。当我走出时，陆战队员奔跑着大喊：‘四级！’汽笛声再次响起。我跑向掩体时觉得手臂、腿、颈后、耳和脸有灼热感，嘴唇麻木。第二天，解毒队负责人来了，他告诉大家，两次爆炸只不过是炮声，没什么，命令我们不要再谈论。我们的防护装备全部收集起来予以更新。”

威廉·勃瑞德(William Brady)是美国 217 维修大队军士，事务长，他说：“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一道闪电，一切都在震动。我检查了污染测试盒中的石蕊试纸；试纸变成红色，M256 上的读数为阳性。我鼻子受到刺激，嗅到硫磺味，数天后开始咳血。”

所报道的毒气污染地区大都在伊拉克飞毛腿导弹射程之内，伊拉克其他发射系统达不到这样的距离。1 月 20 日四枚飞毛腿导弹都落在阿朱贝尔(Al- Jubayl)附近，两枚距此地大约 35 英里，另两枚大约 58 英里。其他活证见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官方记录。此记录详细记载了海军陆战队在海湾战争时期遭遇的事件，1993 年由海军陆战队历史和博览分部出版。其中有一项是关于 1991 年 2 月发现的一事的记载：“大约在 0656 处，

FOX 化学探测车的红 1 区检测到微量芥子气，原先以为它是由某一化学矿物逸出物引起的。警报很快传遍整个分部。前一天，已让每个人都穿上防护外衣并穿上防护靴，所以，现在只需迅速戴上防毒面具和防护手套就可达到四级防护了。第二辆 FOX 车也到了这一地区，而且同样证实毒剂存在……污染依然十分严重，竟使两名空降突击车辆上的两位乘员裸露的手臂起泡。消毒工作继续进行，大约半小时后，防护警示信号降至二级。”发现化学毒剂的地带，在 1990 年 8 月前不是伊拉克的占领区。

此外，一个大储藏罐的内容物也颇神秘。英国陆军某小队测出罐中物质呈芥子气阳性，队长的报告在英国属于机密级，其拷贝为美国获得。此罐被伊拉克部队放在科威特东南部一所女子学校的操场，正好在科威特战区，后来被美英军队占领。当时罐上有许多弹孔，渗漏着棕色油状物质。科威特陆军的萨拉赫·阿·奥思塔斯中校将此事报告了皇家军械部队官员。

英国陆军上校约翰·瓦金森(John Watkinson)奉命率他的部队(33 皇家工程队 21 扫爆连)到萨拔海亚女中，对此罐进行检测。罐的容积约为 2000 升。瓦金森立即命令所有人站在上风头，他穿上三层胶皮的防护服，走到罐前，用化学毒剂探测器测试液体。在相应于芥子气的 H 区读数为 8 线，这是最大读数，表明芥子气浓度很高；G 区无读数，表明无神经毒剂。瓦金森又进行了两次测定，对芥子气都呈正读数。他第二次到此执行任务时，将一根线插入弹孔，取样后涂在两种探测试纸上，结

果也都呈阳性。

他用胶带封住弹孔，去取化学探测盒。他再次进行测定，十次读数都是芥子气阳性。弹孔重新用工业硅胶填料和熟石膏封好，并派有卫兵在周围守卫。

随后，美国人也参加进来。11 装甲机械化团团长奉命送两辆 FOX 化学探测车到该地区。这是美英军队的联合行动，综合了多项危险化学制剂的检测，故须周密筹划，以确保无意外发生。一个 FOX 小组进到罐区，开始将 FOX 车的探针插进罐底 4 厘米处。质谱仪显示罐底有化学芥子气毒剂。第二小组是穿戴全副防护服的收集小组，他们走到罐前，用其他的探测设备测出液体容量大约为 800 至 1000 升，即 250 加仑。他们去掉封口，罐内的液化气体由于减压而泄漏到空气中。

美国军人迈克尔·约翰逊(Michael Johnson)上尉在他的关于这一事件的报告中说，他看见琥珀色气体从弹孔逸出。化学毒剂探测器再次显示 8 线，说明芥子气浓度很高。约翰逊上尉的小队将医用注射器针头插进罐里，抽样测试。约翰逊的报告称，质谱仪每次分析结果都显示芥子气阳性，进一步用此仪器又揭示出光气存在。总之，瓦金森和约翰逊进行的 21 次测定都证明了芥子气的存在。

当小队着手清除储藏罐及其内容物时，英国的一名士兵因液体滴在左腕而受伤。约翰逊报告说：“这名士兵顿时感到疼痛，据说还会发生休克。”人们迅速地把 he 送到清除毒剂的场所，剪开防护衣，医疗队用解毒液为他冲洗。过了一分钟，左臂出现

大头针大小的小泡,5 分钟小泡直径增长至 2 英寸。于是,他被送往战地医院做进一步治疗。这位士兵是瓦金森部的机械化部队下士罗伯特·琼斯(Robert Jones)。另一位事件全过程的目击者是英国士兵詹姆斯·艾伦·马克奎德(James Alan McQuoid),他来自伯明翰,在 1992 年退役前是第二十一机械化装甲中队の中士,女王曾亲自致信并给他颁发大英帝国勋章,以嘉奖他在危难中指挥果断。

他利用在法院宣誓的机会作证说,透过三层胶皮防护服而灼烧琼斯的液体,不是别的,而是芥子气。“这是确凿无疑的,一切都证明了这一点,仪器测定、石蕊试纸测试、以及油质的黏稠度,都证明如此。”

剪开琼斯防护服的也是马克奎德。他勇敢无畏,把防护服扔在地上,为安全计,又将它和其他受到污染的物品烧毁。他说:“我倒愿知道,如果这套防护服留下来或者上交检测,结果会怎样。”当英国国防部在谈到这一突发事件时——他们仍认为是突发事件——坚持说,防护服已收集起来,送到波顿(Porton Down 或 Porton)化学和生物武器防御研究所(CBDE)进行测试,没有发现毒剂,防护服在那里烧毁。大约五年以后,波顿在给英国下议院专门委员会的一封信中说,污染防护服的是亚硝酸,而不是芥子气。

这是官方划定界限并被英美国防部反复强调的观点,即污染物是亚硝酸,而不是芥子气。人们被搞糊涂了。以为仪器出了问题。当时其他证据已不复存在。测定完毕后,特遣队化学

序 幕

官员基尔高(Killgore)中校命令美国 FOX 小组负责人交出 FOX 车上的质谱仪记录带,记录带是 FOX 车的移动质谱仪对液态或气态芥子气化学降解产物进行记录的纸带。记录带交给了“不知从何处突然冒出来的”人,他穿着沙漠伪装制服,上面没有标志军衔或军级的臂章或肩章。

约翰逊上尉不知道记录纸或样品下落如何。他的小队完成任务后,他奉命离开现场。此后,英国和美国国防部似乎都希望对这次发现保守秘密。一个奉命到此地区执行任务的联合国观察员小组得到通知,材料都在波顿监管下的科学家手中。所以,联合国无法写出关于该地区的考察报告。

美国和英国国防部都否认科威特存在化学毒剂,否认科威特、美国和英国政府收到关于发现大量化学毒剂的秘密报告。而且,美国和英国国防部一致坚持,在多国部队占领区没有化学毒剂。

相反的观点最终可在特殊材料中找到。一封关于中士詹姆斯·华伦·塔克(James Warren Tucker)获陆军表彰奖章的推荐信写道:“他参与了确定化学毒剂储藏点的任务。”塔克在约翰逊中尉指挥的军队里服役,本人因其出色的表现荣获军功章。这两位战士同美国陆军 11 装甲骑兵团 54 化学连的其他六名战士,由于“确证可疑的化学毒剂”而获得陆军奖章。引号中的话引自给予约翰逊上尉的嘉奖令中的褒辞。

取材于海湾战争多国部队中北约组织成员国的报告中包含了对化学毒剂发现情况的详尽分析和到过现场的核、生物和化